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著　同較

山櫾　農蕎

農正

疏

剖明臣愚原未阻疏仰祈聖鑒疏

臣接邸報見原任總督孫傳庭有微臣陷罪甚深情法可憫二疏蓋因部司奉旨回話傳庭迫切呼天語不擇音情

實可憫其侵及於臣種種疑忌若臣有意隔之臣皆不忍置辯惟是有疏陛見臣諭阻回一節有不敢不明言者竊查烽息之後臣具請召薊保督臣面商兵將大計一疏原欲傳庭與洪承疇一齊陛見非阻其陛見也節奉聖旨薊督著適旨陛見孫傳庭已有旨了以故承疇趨召傳庭不得與同非臣阻抑之故皇上初召武英諭孫傳庭議處保督還須用一人臣與承疇再三具奏傳庭之才可惜越日再召平臺皇上再諭保督另用臣愚再奏如前是臣不阻傳庭天日在上無容飾說者也旋於科疏奉旨命傳庭作速到任其時尚在通州迭揭又欲請見臣則厲語提塘是

火到任猶以爲遲况可遷延再請乎此臣催其任事亦非

阻其上本也竊臣職任兵部原非封駁之司傳庭本如實

封故于邀截之律惟見提塘送揭意思遷延不覺厲聲數

語觸臣愚直之性而今長安口實遂有奪席之疑竊臣原

薦傳庭不一而足薦洪承疇傳宗龍不一而足後因傳庭

議處承疇督薊宗龍在遠臣遂特薦張縉彥沈迅才堪代

臣皆欲讓之以席何嘗有纖毫疑人奪席忌人奪席之意

也今傳庭原本仍達御前就中與臣有無干涉乞勅部科

查勘議臣阻止之罪不敢辭也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覽奏朕知道了前

旨已明卿不必陳剖該部知道

確探賊情再陳天聽疏

該臣馳至襄陽先遣哨探得知九月二十五日曹操整十萬自竹谿竹山折回房縣二十九日張獻忠亦回房縣者都司郎起貴之報也臣具確探賊情實呈天聽一疏於本月十五日拜上訖隨又探知十月初六日賊已起營一路往蔣口保康南漳地方一路繇蔣口金斗壽陽坪地方始出遠安縣亦都司郎起貴之報也臣具賊勢南趨斷堵宜急一疏先咨行而後題知亦於本月十七日拜上訖是後撫鎮道將府州縣官無不有報紛至沓來臣幾應接不暇然有風聞訛謬不可依憑者有稍同抄寫無關剿度者又

有乍來倏去方是忽非雖亦依憑調度而旋即更改者皆未能瑣瑣上聞惟是屢探明確賊分三股其一股任保康張獻忠爲首而輔之者三小營哨馬撒至南漳穀城出沒之處又一股任歆馬大池曹操爲首而輔之者二小營哨馬撒至興遠歸當之間又一股留竹山過天星爲首而輔之者二小營哨馬縣闖渡泥灣上龕轉金斗壽陽坪與諸賊會蓋總此大山東西南北各千餘里無處非賊而山內小邑屢經殘破頹垣城郭闃其無人縣官强半入寨與齊民雜處幾倖保全故有城已平而未報失者如竹山縣久居中山寨七月賊往遺以空城九月賊回遂平毀之也有

先避去而後求援者如保康避西十里山崖是十月初五六日報道請兵拯崕則十月三十日也又有始求援而絡繹引去者如興山縣原無城郭始據一昭君臺大聲疾呼終報於興王寨設險保印也查賊往來竹山在臣未至之前盤踞保康在臣方至之日惟興山報警署道求援在十月之二十三而臣不能應彼時曹操一股雖若南下獻忠大勢眈眈北窺攻南漳闖穀城乃其本謀而姑令餘賊誘我南去則其狡計也臣與襄陽道宋一鶴汝州道魏公韓深思熟議首當厚穀城之勢勢厚則賊不敢突闖次當壯南漳之守守壯則賊不敢突攻二謀既沮賊形當變變乃

可圖先發王允成等之穀城而左帥與俱火發刁明忠等之南漳而該道親往賊巢聚衆而謀於月之初二日保康𢫫營折轉房縣矣旣轉房縣必闖鄖均臣愚分佈防灘責成雖已有素而先時如奕者於此時又如奕者動子未可全拘於是商之督理劉元斌亟發張一龍䮒兵光化縣再發周遇吉䮒兵槐樹關以助扼均光之險又令襄陽道親詣穀城與總兵左良玉亟商發兵西上堵擊鄖灘務保無虞倘倣皇上威靈賊仍伏不敢動則山中糧盡坐困有期若賊不能待拚死闖灘我文武吏士能鼓勇奮擊亦未必非擒斬之一會第恐灘長五百里賊衆十萬餘我兵錙

箭多而火器少不能遠挫兇鋒保無奔逼疎漏之患是臣之所大懼也臣探賊有據隨機調度時刻轉移不能盡塵
天聽撮其大都如此塘報紛冗該撫治按臣必有奏聞臣亦不敢贅述也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這奏陳各賊情形及調度防堵機宜知道了卿偵探既確著即督勵文武將士合力剿禦毋令奔逸不得以賊衆灘長預開誘卸其失事入寨各官該撫按何無奏報仍責令逼速查具
奏該部知道

申明暫駐襄陽之說疏

臣頃接兵部咨爲督師已有成算微臣再進一籌等事該
本部尚書傅宗龍題前事奉聖旨行間剿賊機宜朝廷惟

責成功原不中制道所籌合促轉運等事聽督師輔臣相
酌行欽此臣跪誦明綸不勝感戴聖明洞鑒時勢艱難容
臣勉圖稱塞冀望成功不從中制也臣三復樞臣之言揣
度賊情較量近事與臣方畧佐臣決斷誠臣益友誰哉良
箴臣雖才不逮人力不勝任矢心竭慮何忍留賊逋誅惟
是合促則必需兵臣有稟承上緊夾勦明旨一疏可以觀
兵轉運則必需餉臣有申明交代錢糧一疏可以觀餉度
此二疏上後樞臣細讀臣揭而後知八面合勦非是難勦
直是難合也多費轉餉非是可惜尚無可費也此正是臣
所苦業已大聲疾呼不啻數四今蜀止千兵下峽而前報

方國安王之綸又調守隘當令俱從部議東出大寧秦兵報李國奇趙大胤兩枝分路入鄖而數僅二千無可多調且師行糧食齎裹為先今蜀撫屢咨不患無兵而患無餉戶部必不肯以剿餉與之則裹糧何出今不得已當令一面動用仍請開銷此剿餉為剿兵而設與那移新餉練餉必須撥補者原不相同臣望皇上一言定之也其諸兵入楚定索行鹽即見兵入鄖必需本色鄖均賊殘之地顆粒無資臣到襄之後發銀買米買豆買草恨不多為備辦而折色有限懼其斷流前理臣熊文燦分派買米陸續到襄有司不收不運稽留解役當至月餘臣行提審究始以一

二實收報而鄖襄有司推諉更甚一水道舟之便從無夂
運之人聞前米到彼中羈船三月之久臣不得已坐委兩
府刑廳督運而襄廳鄖曰府業已奔波鄖廳范有船杳無
文報治臣王鰲永與臣文札有曰道廳皆不出門一步又
曰該道爲該廳轉詳自有本等職掌臣不知其何說也又
不得已申明軍令以臨敵缺乏失誤軍機者斬之律告之
而尚未知其奉行何狀繇此觀之兵餉則合歷調度非難
兵進須轉餉責成不易即如部議半用軍負多派民夫亦
必督餉臣到先與各撫以堪動錢糧而後臣責各撫自爲
買備自爲轉運始可濟事不然而剿餉催解不至練餉新

餉正餉移那不敢與夫賊殘之地並緣餉正餉而無之者將何所措其手足也臣每商及此不禁蒿目攢眉故有謂困賊於山不如放出平地爲好厮殺者而臣憂其一出即散逸難隄不如扼漢扼山以漸困餓遣間誘說解散八營以孤其黨而取之臣意與部臣不異但部臣言之速而臣行之遲耳至於暫駐襄陽臣自有說謂賊若奔豫則當之豫奔秦則當之秦奔蜀則當之蜀而今尚在楚則當暫駐襄陽於四通八達之地督楚豫秦蜀之師期會易以相聞機宜不難變化使賊果有巢窟我兵果可合圍臣當入山以剿豈止西上鄖均若猶未也我備不得不多方賊奔難

保無一漏則之荆之蜀之豫之秦或迎其頭或衝其腰或剪其尾臣調度諸兵隨方應變皆在襄陽爲是而往鄖均爲非也部臣前定限期臣愚面奏主上不能取必如以臣愚重進不稱任使乞早賜罪斥臣不敢因循誤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奏內駐扼各事情朕知道了其合營轉運前旨甚明卿還專意審決以奏成功蜀兵裏糧著於劉偑內動支范有謟已委督運該道何得反爲轉卸著一併議處仍各戴罪料理如缺之務需即以賜劍從事機會可乘著並奏蕩平以副眞倚不必請斥該部知道

欽遵勅諭殲渠赦脅疏

竊臣嗣昌欽奉勅諭號令所至殲其渠魁赦其脅從倘有

悔罪投誠即與安插招撫令其自新欽此臣欽遵聖命欲實見施行業廣頒文告多遣間諜冀得當而未敢必也今本月十九日據總兵左良玉解新撫守備安定擒獲張獻忠部賊二十一人二十日據署監軍道魏公韓解標兵郭曾孝等擒獲老狪狪餘賊十二人二十一日據京勇營守備趙得勝等同新野鄉兵擒獲老狪狪餘賊一百一人臣細審其中有真正久賊出哨打糧殺人放火者雖非大渠罪在不赦先斬張獻忠部下十人次斬老狪狪部下五人其江北河南湖廣三處被擄入營不得已而從賊者真是脅從是可赦也臣當堂審明籍貫唱名給票回鄉仍酌其

遠近壘給盤費有差並將官兵被掛大紅段絹各賞銀牌
鼓吹導出各脅從難民從之大呼皇帝萬歲閧動城市臣
仍大書告示分發府州縣張掛爲誅渠赦脅曉諭軍民事
照得本月十九日據總兵左良玉解到守備安定擒獲張
獻忠哨馬賊二十一人本閣部審係眞正久賊梟斬十人
外有就近被擄從賊未久者釋放十一人本月二十日據
監軍道解到標下官兵郭曾孝等擒獲老狥狥餘賊十二
人本閣部審係眞正久賊梟斬二人外有就近被擄從賊
未久及當陣跪降者釋放十人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勇衛
營守備趙得勝千總謝孔迪靳野縣鄉兵千總曹應選等

解到老回回餘賊一百一人本閣部審係眞正久賊梟斬三人外有就近被擄從賊未久及當陣跪降者釋放九十八人官兵俱給緞絹銀牌重賞釋放者俱給印票回鄉中有路遠者仍量給盤費銀俾得全生遠去嗚乎本閣部面奉聖諭拯民水火大惡不赦惟有張獻忠一人如我官兵擒獲之日其部下脅從之徒動手拒敵者自取死亡與張賊法同棄市不足惜也若被擄入營從賊未久者本閣部一一赦之雖從賊已久而能當陣下馬跪乞投降者本閣部一一赦之雖此三日之間所斬僅十五人釋放一百一十九人本閣部仰體皇仁誅渠赦脅此心儼對天地此令

不爽四時凡我軍民各宜知悉等因臣竊以為此一舉也
風聲廣播遠近聞知元后父母之心天地好生之德歡呼
萬歲聲徹九霄賊雖狗彘無良未有不貪生怖死聞而解
散以漸離披者也臣勉圖實做惟恐迂遲致干罪戾故敢
備述以聞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覽卿奏分剿渠
魁正法赦散朕知道了

飛報獻賊西奔疏

案照本年十一月初二日臣發兵南漳獻賊拔營保康折
奔房縣已經具本奏聞訖其奔房縣計闖均鄖雖有治臣
坐鎮諸兵防堵而灘高水涸信遠兵稀臣實兢兢慮之催

總兵左良玉自穀城而均州而鄖陽調刁明忠羅泰自南
漳而石花而白浪步步那前趲後先張截殺聲援兩叉遣
間招攜散黨潛兵縱火燒荒使賊住山則困窮奔瀨則橫
擊迯死之期殆非遠矣獻賊住房旬日果爾心怯勢孤以
十四日拔營軍馬舖十七日奔至竹山十九疾奔竹谿而
去其竹谿西北通秦西南通蜀仍有一路通白河洵陽折
轉鄖津商雒除蜀兵在川北者原未出境臣屢檄羅尚文
杳無回報再行飛檄防剿外秦兵原調二枝一繇商州上
津入鄖督之者商雒道邊崙一繇興安竹谿入鄖督之者
興安道殷大白巴聏其早到合鄖兵乃可斷山不意二道

下各邻斯無濟斷山之著而殷大自遣令自用不走竹谿致我兵之來正當賊之去路而失迎頭一撲之機也查興安陝兵不多督撫又皆在遠臣勒二道亟縣自河趨平利堵白土關而令襄陽道監督左營直前追剿專責鄖陽道府縣以轉運糧料之事今十二月初二日准治臣王鰲永塘報手札云連日哨探賊擾猶在竹山則此時尚未能闖白土關也果爾則秦兵堵前我兵蹙後孤賊其何所逃但恐鄖哨殊未確耳除調度糾黎及曹過等賊仍在興歸房保種種詳悉事宜俟臣登陸繕寫奏聞並請臣愚萬罪外所有獻賊西奔一節事關緊急謹於水次具本理合題知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聖旨邊崙別案已有旨提問再併究忽期情緊殷大白晝令失機革了職著督師輔臣提究速奏仍將兩道所督之兵即委堪任的統領羅尚文該部議處速奏仍即飛催防剿還著該督撫星速督兵堵擊米一鵲左良玉上緊追勦俱不得疎延取罪責成轉運依議行該部知道

慶賀疏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遇萬壽聖節臣嗣昌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王者必世而後仁仁者如山而比壽惟彼蒼之穆命篤我后之昌期歷三紀以至於萬年開八袠而轉乎一氣斯乃鳳儀獸舞之會臣羈馬乘牛服之遥謹焚香望北闕之尊叩首祝南山之壽臣嗣昌可勝歡忭頌禱之至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覽卿奏賀朕知道

了該部知道

慶賀疏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恭遇履端慶節歷翩臨儒首頓

首上言竊以三陽盛長太君同一體於泰交元氣循環適

運合資乎乾始惟吾皇之御宇肇十有三年春韓羣牧以

朝宗拜正月一日旦亶聰明作元后作之君作之師用敷

錫厥庶民會其極歸其極氛埃清而教養遂偏黨化而蕩

平開斯萬世之一時惟一人之獨造快覩清寧之福同草

木以欣榮奈祇供奔走之勞望雲霄而流滯祝萬年而虎

拜儼三接於龍顏臣祠昌可勝歡忭舞蹈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覽卿奏賀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再報獻賊西奔情形疏

該臣於本月初三日具飛報獻賊西奔一疏於均州水次

拜發上聞誠以聖心懸切首鐵此渠臣惟恐失之不敢不

星馳具奏也及臣抵均州於本月初六日接分巡關內道

副使曹心明爲塘報賊情事內開十一月二十四日據撫

院標下新營游擊周相成塘報本月二十三日據撤塘丁

王覓荀希云探至平利縣地方小河口花栗岡哨得死賊

二十三日至本處搶擄逃出難民稱說是闖索曹操撤塘

二十二日亥時打竹谿地方過來八大亞在後賊勢甚衆

此時沖河秋松連線河太平河一帶俱是死賊老營並在此處賊又查問難民興安官兵去否酋頭往來與安等情到道該職隨於二十五日辰時發副將解文英兵馬一枝前去迎剿又據游擊周相欣塘報本月二十八日准解文英手本報稱死賊知我兵前來又知周相欣鄭嘉棟張一貴各統兵設伏要害進剿遂於二十六七兩日撤回賊兵過秋河嵐河豐口嚮導坪一帶札營各等情本月初七日又接分守關南道副使殷大白塘報爲賊情事內稱看得關索過天星等賊與張逆聯絡勾引東竄不得再轉平利連線河等處是在竹平兩界經十日而尚悶州之守兵其

情甚彼除會同商雒道監督李趙二將催讚官兵星赴督剿外理合塘報等因各到臣臣乃知獻賊西奔雖遁過白土關而尚在竹谿平利之界爲興安兵堵截趑趄不前該道殷大白遣令不諉竹谿幾放賊過而猶幸有曹心明督周相成鄭嘉棟張一貫諸將設伏拒堵是陝撫丁啓睿之標兵也臣檄總兵左良玉已遣副將張應元王允成等併臣標左營游擊汪之鳳馬步四千與陝將李國奇趙大胤等聯絡而進但鄖與兩地俱苦無糧臣終日叫呼不能得鄖運之速濟而興安更是鞭長然賊止獻賊而聲稱曹操過天星其勢已孤其膽已怯臣當檄督撫鎮道縣賞購渠似

亦正是機會顧未必其能行否耳臣即疏聞接陝西督撫
鄭崇儉丁啓睿咨報俱已提兵覘賊所向隨機扼剿祿與
前報情形有異深恐聖心惓切故敢補牘以聞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朕知道了部著鄭
崇儉丁啓睿左良玉力督道將相賊所向上緊夾擊毋
令竄逸取罪般尤自另已有旨糧再星檄嚴催該部知
道

備述獻賊狐竄亟宜懸賞購縛疏

該臣於十二月初三日因報獻賊西奔移咨秦蜀督撫前
事內開照得獻賊再叛爲持九股奔竄深山負嵎狂逞非
一日矣本閣部初至襄陽屢探此賊盤踞保康將近一月
聲言搶汝市做冬不而哨馬突出穀城之石花街又出南

漳之趕集口蓋眈眈北向闖渡中原未嘗一刻忘情也本
闖部調兵未集呼餉難豐前車既誡入山大舉無孫搗穴
先令左總鎮露營對次獨當穀城首衝再令襄陽道間出
南漳控扼荊襄門戶而保康之營一夕拔去荊沙晏然襄
穀無恐賊情於是一變矣既奔房縣徑路多岐白浪可出
鄖均黃龍兼走商雒雖已分佈多兵刻營而守然而灘長
水涸信遠兵稀我以備多力分賊或拚死一隙中原潰逸
之禍不忍言矣本閣部迂愚無計惟有步步催兵形格勢
禁以遮其外頭頭遣間招攜散黨以離其內而燒荒一著
合標兵禁兵鄖兵無不畢舉於是曹過分行既不復合獻

賊死黨亦夜中乖乃始勢孤心怯爲抱頭鼠竄之計矣節
據總兵左良玉游擊汪雲鳳都司郎啓貴解到賊營難民
及招出降丁口供情節不暇枚舉姑逃一二昭然者如王
治院塘報投降王自成等男子九名婦人二口馬五匹騾
九頭供稱張獻忠十九日在竹谿起營自成等於本夜逃
出囚獻忠將他營內人再三苦打衆賊逃出投衆竹山縣
卯每千止有五百不久內變等情又據南陽向守道解到
難民侯一位原係光化縣人供稱張獻忠在營聞大兵俱
到心中慌亂日睡夜不睡增起巡邏風吹布帳倒地將總
管打一百四十五棍又因大馬死一匹將心愛的乾兒子

二將四將沙將官各打一百二十棍又手靶鐵棍重十八斤身邊服侍的人一句話合不著登時打死人人俱是離心等情又據偏沅撫院中軍官朱化龍報死賊寫招安帖四張掛在洋坪各處內云咱們前在穀城招安受許多自在快活今被八大亾不安本分又放響馬咱們受許多千辛萬苦又無糧草朝廷大兵又到四路排兵咱們不知死在何日卽曹操暗去投降今不如殺了八大亾去討招安豈不好矣如有不從咱們卽率衆殺了一心招安衆兄弟知道等情據此觀之獻賊衆叛親離止是孤豚腐鼠不久死於亂賊之手必矣然不頒布賞格昭示行間恐賊營欲

縛獻功者無憑據本部先經酌議有生擒張獻忠者賞銀五千兩加陞王帶廕授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斬首來獻者賞銀三千兩加陞王帶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其餘頭目人等朝廷有赦令在前如下馬投降俱准免死對陣擒拏獻功者加陞五級廕授錦衣衛千百戶世襲以其頭目大小爲差餘黨一槩解散官兵一體陞賞不拘常格本閣部立奏請旨施行等因通行知會去後竊思懸賞購賊是固用兵常經中間陞廕等例宜請聖裁欽定臣以流寇原屬小醜不欲仰煩朝廷視爲異事故敢權宜須布曉諭恩蒙此賊兇殘孤窘遊魂假息不過須臾各該督撫必須

用此一著早奏成功或者天恩陞賞亦非所蘄也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朕知道了卿還便宜行事膚功立奏朝廷不惜大賞該部知道

部限已及剿功未成亟請臣罪疏

竊照臣奉聖命拯民水火速盪妖氛兼程急抵鄖襄星火調兵呼餉恨不一日而去其疾乃臣區區夙心圖報犬馬之至願也奈官兵失利之後氣色十分沮喪正夜賊得意之秋聲勢十分鴟張臣心誠前車既難輕舉而問金於庫問米於儲或瓶罄罍恥或轉石負山竟無一湊臣之手至於一豆一草一船一夫今日一詳明日一稟無一不碎臣之心而猶迄今未有成緒焉以故臣用兵之意主形格勢

猾以使之自困更招降散黨以使之自孤謂俟景有將熟之期卽我兵無血刃之鬬而豈知臣實不材不能辦此蕩據三月績用未彰是臣之命不能速殲賊之功臣之罪無容逭負恩之咎也查兵部初題有十二月之限臣愚體奉面陳奉有限期不必預請之旨雖向荷天恩稍容展布四體而俯惟臣誼曷敢偷玩日時況鄖興漢蜀之交乃慣賊遁逃之藪少疎一息旋增百憂誰實督師而令至是臣不敢不屏營戰慄席藁請斧惟祈聖裁立彰大法以示行間則無私之義凜如自近之行不貸庶幾文武將吏洗心易慮無復久留天誅者矣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期不預限前旨已明兵餉未奏卿不必引咎今已拮据有序便宜審察機宜蚤靖任氛亦不得老師匱財致生民久困該部知道

發兵會剿豫賊疏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臣接信陽監軍道臣劉正衡塘報革左賊情在光州固始之間淮將劉良佐等分信夾剿未見奏效因詢歸德府同知顏則孔對曰劉良佐等馬少步多非賊敵也必須益兵臣思調到遼兵二千正在南陽侯馬進兵部咨大僕寺丞高倬議濟南而開封未能遽至南陽似當發往光固之間就彼領兌山東河南之馬一面近便剿賊即令則孔前去監紀該營仍帶十二月正月

鹽糧只資其行惟馬匹草料取給彼地而兌馬一節移撫按臣高名衡催解驗發兼之彈壓道將力勦成功在此行也臣又思惟見在遼兵馬步僅半仍須禁旅一枝移會督理劉元斌調署總兵黃得功叅將林報國馬鐵貝偕孫帶十二月正月鹽糧等因於初九日咨檄通行去訖至十一日得元斌初九日移文准撫臣李仙風咨討禁旅一枝元斌所擬發遣三將適與臣不謀而合蓋此其時度可分兵以剿革左之賊較之臣愚初至鄖襄迥不同也臣又接興安道報有扞子手賊自西鄉走興安鎮安要過河南等語查此老當當一斗粟之餘或妄想窺商雒靈盧之路誠

恐此賊洇我於前而獻賊繼之於後復致蔓延臣於十二日商之監紀運同萬年策復發刁明忠兵馬一枝養銳南陽而探靈盧消息迎機撲剿亦清豫賊之先資是日之午又接信陽道臣劉正衡塘報我兵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五鼓抵八里畈搗賊老營賊正睡熟一齊殺進二十里共殺精賊一千零四十七軀墜山跌死者不計其數果爾則死賊似不難平而中原有蘇[illegible]之望矣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朕知道了據報獲捷俱已有旨該部知道

特參違令道臣請旨拏問重處疏

竊照臣之調度陝兵也於十月十五日行文一陝督兵在

興安調興安道監督一枝繇竹谿入鄖聽令搜剿一陝撫
兵在商雒調商雒道監督一枝繇上津入鄖聽令搜剿此
二道原屬鄖撫節制不許玩違等因已於十月十七日具
賊勢南趨斷剿宜急一疏拜發上聞訖旣而陝督移書謂
督兵在商雒撫兵在興安則又檄二道毋論督兵撫兵隨
其所在必各統一枝前來夾擊商雒遲誤等因蓋彼時獻
賊盤踞保康曹操打糧興歸急聘陝兵之至令鄖兵之力
以斷山最要着也不意遲至十一月十六日商雒道邊崙
始督李國奇兵至鄖猶遵令繇上津路入又遲至二十四
日興安道殷大白督趙大胤兵至均則不遵竹谿之令而

走淅陽白河來矣據報十一月十七日督兵起程正與獻賊竹山起營同日使果遵令而來迎頭一撲出賊不意可奏奇功即不然而退扼險要如九月之堵白土關賊安能飛越而過乃該道違令自擅出門一步即已乖方而其未至鄖均也鄖陽道移文再三告以賊向二竹亟宜回兵該道畢竟不聽放舟東下至均州乃止而其報治臣文曰下荆道文開塡十二月又文中銜下無姓本道進止有疑又與臣稟曰鄖陽道移咨阻止職未有奉行不便聽信之夫如是是必以奉行臣令爲是也則鄖竹谿入鄖之令何以不先奉行也及臣令回兵谿白河直趨平利又具稟苦難

仍稱自河走洵陽矣夫平利誠難然可迎賊而斷之於前洵陽誠便不免避賊而尾之於後今十二月初六日該道發塘又云本道與邊商雒道過白河一日有半而洵陽之孤城告急道將僉謀須直趨洵陽先壯危城之膽再作相機驅堵平利不敢誤云云夫洵陽之告不過桿賊紛紛與獻賊無預且業已迂道逗遛而猶云堵平利不敢誤臣不知有何縮地之方欲執憑此語以觀其誤不誤而後糾之嗟何及矣查該道所督爲趙大佾之兵然臣坐名調道原未坐名調將遵奉臣行將原未奉臣行故失遣令之罪殷大自實首當之軍中賞小罰大罪其主首臣請遵照勅書

行陝西督撫將副使殷大白拏問究擬取自聖裁其趙大脩姑削職御戴罪殺賊自贖邊崙李國奇遵令而來未有他過似屬可原然非臣愚所敢必也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殷大白邊崙拏究俱有旨了趙大脩姑著削去職銜併李國奇俱令殺賊戴罪自贖如再違調度逗遛誤軍機重罪不宥該部知道

鄖襄轉運無法微臣深費拮据疏

竊照逆賊之鴟張也以嵎負深山因糧洞寨爲第一得算我兵之失利也以入山一步即苦無糧爲第一失算故臣在汴梁即行飛檄鄖襄道府於官家買運之外設法廣招商販多給價值使每石到鄖比時價舉加錢許人自樂從

此不惟襄陽可行卽於承天荆門二處招商更便檄內明開此時漢江有水輓運尚不爲難稍緩旬日冬乾水淺賊旣易渡糧又難輸事無及矣比臣至襄十日而該道轉知縣之詳曰往日不招而輻輳今日裹足而不前以昔之樊城藏商今之樊城寓兵也莫若請示樊城知寓不許歇兵則兵散而商聚又十日而鄖陽道轉知府之詳曰米價騰踊民不勝苦一聞增價之說鄖民訛訛憂之臣不覺掩卷而歎鄖山聚賊乃欲樊城不聚兵乎兵可散矣臣用招商買米何爲此知縣羅明祖迂腐不通之說也若高價招商商果輻輳價自當平此古人已行已試之良法而鄖道周

夔尹知府萬菁華輙以為憂不知何見果爾則非專恃買運不可矣臣一日行襄荆廳查理臣及臣收過買到米數襄陽縣轉運何處取到實收若干據該廳揭報轉運米七千七十四石零內已運荆穀南漳二千五百二十五石零見今關船四千五百一十八石零又收倉米六千一百一十九石零已完上倉三千三百三十四石零此十一月初五日前之數也其中已運之米取獲實收者實僅五千五百二十七石零餘俱停滯水次原未運行臣頃親歷光穀均州距查報又二十日而原報已運半在中途半纔趕到此知縣羅明祖旣迂腐不通又駑鈍誤事之失也及臣均

州積貯若干據冊報新舊共收米二千五百三十六石零豆一千三百六十三石三斗零除支用外實在米七百四十八石九斗零豆一百八十七石零再查鄖陽積貯若干據該道詳報鄖倉共收米四千四百五十九石豆三千零七十石昨總兵左良玉支給一次副將李國奇亦支給一次止賸米一千六百零八石賸豆四百九十四石此十月初八九日之報也臣不勝駭然鄖均積貯如此何以待大兵何以供進剿而該道周夢尹知府萬菁華知縣蔣奕芳臣雖專責轉運一向推阻艱難猶恐終必誤事將咨治臣王鰲永即日親至鄖陽設法督催蓋前奉明旨這兵馬糧

草著王鰲永嚴督經轄道府有司作速買運接濟如有玩
違的即著督師叅來重處欽此此其責任分明臣愚固難
代辦然而臣至襄陽發銀買米買豆買草爲數儘多分派
荊州承天南陽轉相協濟種種無不究心惟未躬親輓運
之事而此番水次搏訪民情併輓運之事亦詳籌而鼓勵
之矣一向總兵左良玉自買本色每石定給水腳若干寫
雇民船運行最速襄陽知府王承曾聞而善之詳臣倣行
臣未能決今則決然行之而以水涸灘高輓力加倍自襄
至鄖七百餘里每石給錢四百三十文算銀二錢五分與
買價乘除不爲甚費欲使民庶欣然來濟吾事非此不可

此水直通漢中用兵秦楚間畢竟資其轉運但鄖陽而上
勵費轉多臣不敢不預言之耳竊臣恭如有坑塹叅來重
處之旨鄖襄道府州縣咎總難辭但其中應有分别如襄
陽粒米塡委責在奉行知縣羅明祖原係腐儒不堪吏事
律以考功常法亦當罷軟無爲鄖陽一事不爲責在倡率
該道周瑛止綴則毫無講究急則推委支吾本當斥處但
老馬識途尚堪資用或容降級管事知府王承曾萬善華
始事因循今知罷勉知州胡承熙知縣蔣奕芳局處幾廢
力難遠營或姑令戴罪策勵供職至襄陽道宋一鶴臣以
兵事屬之始則南漳穀城間行探賊今出鄖陽境外監督

左營不當復以運事責之者也再照轉運遲滯積貯空虛
我兵不能入山害事實非渺小而臣議各官之罪非敢
且從寬委因臣至襄陽查庫貯實存剩餉七千兩又理臣
報行設處候解銀一萬三千兩二項通共二萬兩臣發孔
萬二監軍領去買米一萬兩又支給左陳等兵餉銀七千
八百二十六兩三錢至十月初十日庫報止存銀二千一
百七十三兩七錢又存米豆烘炒溢出銀一千二百兩而
已以故臣愚迫切呼叫屢陳謂督餉部司短少玩愒之狀
實非得已自是而後該司努力轉解銀始源源而來臣與
治臣通融標餉二萬兩外實發鄖均給兵辦運三萬五千

餘兩而襄承等處買運又在其外然而時日已過機會不投臨渴之掘與先事之備得失相懸不啻千里而有司局而未敢擅動官錢擄船扯夫種種害民誤事自知府王承曾力行寫催之法臣愚准照其議仍加撫雜之錢而民害從此一瘳運務力保無滯所以各處道府有司不得不原情而定其罪非敢毫有私狥也至於兩府推官鄺曰廣范有韶原無運糧責任自臣委催之後各已竭蹷奔馳似應免議然兩官各止一身道遠轍長難及臣委中軍旗鼓譚下材官或眼同有司驗船解糧或沿灘催船覓夫接濟遠者一日一報近者早晚兩報臣狗馬心力不敢不盡於此

非責人而總自責也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是這轉運怠玩各官羅明祖著革了職該撫按究問周夢尹王承曾萬苛華胡承熙蔣奕芳俱削去職銜戴罪督運自贖再遲誤來拏問卿奉命專征遇有稽誤即以賜劍從事不必候頻籲請遣誤軍機該部知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七終

曾孫　紹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晙　同較
山楙　農介
　　　農彥

疏

擒賊正在此時再行飛調疏

該臣於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咨檄秦蜀督撫道將前事內開照得獻賊西奔有報繫伏興安兩界者有報在

牛屆賊劄營離興安八十里者雖連日變幻又不可知而審察情形决難驟然遽遁總計賊不過江則走西鄉沔縣是一路若已過江則走紫陽洋縣城固是一路又走石泉漢陰洵陽為一路而不過江之南路走大寧東路回竹谿如是而已秦中有總督巡撫督率道將分路堵剿必不使漏網狂奔是其專責再催川鎮羅尚文川將張令方國安隨其所便取路提兵或繇達州出西鄉或繇太平出紫陽又或繇南江巴州等處疾走漢中沔縣會兵截殺步步緊促而來楚兵則繇洵陽興安堵定迎機大剿一面招撫散脅懸賞購渠彼賊孤豚腐鼠不死何之此今日上好機會

萬全勝算不可錯過分毫者也本閣部督辦糧料招集冊
航稍有次第即便星發親臨以觀戰勝以賞元功其川兵
坐委保寧叅政馮敬舒達州副使伯承恩出境監營督糧
不許少有遺誤致乏軍興自干憲典等因去後竊臣愚此
身若不遄往臨陣欲望官兵用命不啻其難一行遄往而
呼米無米呼豆無豆呼船無船種種脫節可憂更甚即頃
進至均州咨撫臣方孔炤移駐襄陽而曹操等股在歸興
間大肆猖獗臣令沅楚川兵扼之而楚兵入香油坪復來
告急撫臣遄歸當陽臣擬發兵馳救俱恐無及然則臣之
進止雖若無足重輕其於彼此之間業已不勝狼顧矣目

今臣若再進必以襄穀光均一帶託之督理劉元斌彌絡照應相機堵剿而陝西潼關須得一兵直入防賊偶漏又突中原計京兵遼兵已分在光固驟難再分南兵不利彼地邊兵不敢輕動無已則勇衛新練之二千或者仍以督理盧九德統領長驅入關是乃先聲奪賊之計乎儻皇上龍靈賊若速平不難奏凱否則選銳番休亦可行也至於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須望戶部預爲之計而臣前奏申明交代錢糧一疏約計一月用銀十五萬兩今加買運本色水陸開關不啻過之恐將剿餉全付督臣之外尚須大商措處即今楚鄖二撫終日告急於臣臣惟有轉咨餉臣聽

其從長酌請然恐日遲一日未免滋誤臣不得不先言之

並伏祈聖鑒敕下戶兵二部速議施行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這擬催督撫道將
但見調度卿進止聽相機剿酌其襄穀等處聯絡堵剿
事宜即著會劉元斌計議行勇營新兵不宜遽發剿餉
戶部再議籌度以資接濟該部知道

楚兵大挫具實上聞疏

竊臣前具擒賊正在此時一疏內稱臣頃進到均州咨撫臣方孔炤移駐襄陽而曹操等股在興歸間大肆猖獗臣令沅楚川兵扼之而楚兵入香油坪復來告急撫臣遄歸當陽臣擬發兵驅剿但恐無及等因於本月十七日拜發

上聞訖至二十三日據上荊南道馮上賓爲飛報官兵死

戰事內開本月十四日未時據武昌府同知鄧承務同監紀教諭李之光報稱據雲營理餉中軍遊擊陳文智報稱前因本將羅副總奉閣部檄令於十一月十八日同楊副將兵馬進山剿零股之賊十九日進洋坪隔泿坪連日追賊五百里之外深入無報至初四日得報本營二十九日已近興山三十里地名羊角山抵賊老營節日連戰營地山高無水只因死賊多股曹操蹩十萬過天星關索老八隊新添已衆賊數萬將官兵喫水斷截圍困至初一日幸天下雪衆兵喫雪初二三日喫雪初四日天晴無水官兵鼓衆另下一小營搶得鯽魚池泉水半满本日得喫初五

日一陣砍賊一個倒在泉中是夜泉涸不出初六至初九日三軍無水心慌止離舒家寨十五里有米願送數十石路阻不能接濟殺馬與兵炊食初十日我兵拚殺一條死路出去枵腹渴極不能戰勝反被死賊於本日未時衝破營地官兵四散楊羅兩將至生死不知死賊將官兵是戲手留下廝者盡皆打死大小將領四散不知存亡等情酉時又據龍營統兵遊擊陳治報稱龍川二營兵馬已抵水月寺據舒家寨鄉導舒勤舒守鑾口稱初十日楊羅二營被賊衝破人馬四散賊營尚在札住本營兵馬去賊不過三四十里孤軍不敢深入卽日造飯喫畢傳兵暫且收回

於可屯札之所等因塘報等因到臣臣不覺拊心頓足自
傷謀畫之不臧而兵將之不可用也先是賊分三股俱在
山中臣欲姑舍曹過曌圖張賊已經屢次奏聞乃張賊拔
營保康抱頭鼠竄氛祲猶若暫斂而曹賊深入南山掠興
遠歸彝一帶日夜不休十月二十五日既據興山餘處望
風膽落遠安先其未至而避地於鳴鳳山歸州亦置新城
而徙治於江南岸始哉岌岌較張賊爲尤甚矣署荆州道
馮上賓屢屢告急臣無兵可發惟頻催川兵下峽沅兵上
行以待之而楚兵之在當荆養鋭已久寧容坐視疊催楚
撫方孔炤探報與遠賊情如十月十七日則謂賊非獻忠

營頭乃獨手倡賊馬騎不過七百步賊約有二千十一月初七日則謂賊馬步不及千人而攻打甚猛山寨無處不破遇人則殺屠戮幾二千人又謂賊僅千計晝伏夜行徘徊瞻顧其爲分哨前鋒需次老營無疑臣亦探得曹賊得存[illegible]身灸火蘳回後界坪高秀才家止有哨馬四出又聞闖將改名老八隊將步賊十餘獨往巴東於是有急剿零股以破賊勢之行咨楚撫令楊世恩羅安邦合兵自當陽趨興遠偵賊所在出其不意突奏奇功又咨偏撫發閔一麒尹先民等如到彝陵便好偵殺闖將步賊又行荆州道偏川兵已下併令合剿太可收拾無餘又申之曰本閣部

相距隔遠止能調度大都難以隨方合節是在院道詳審行之萬萬無失機會等因於十一月十一日行文去後至十五日而楚撫咨稱楚兵止能入遠安至洋坪而止再過則極險極仄非用兵之地萬萬不能取勝等因臣即日閱覆謂賊逼歸彝荆州道尚然告急本閣部以爲此闖將零殿纖之不難今准來咨種種險遠不便深入則第責之川兵下剿而覆院以羅安邦之駐當者就近截殺自可收功其楊世恩兵至五千駐荆門無所事事速分二千再駐宜城以備不虞是又兼顧之策也至二十日該撫又咨謂楊世恩進淸溪羅安邦進拱河雖有本院文移約川兵沅兵

恐不及待若待之則寇愈深遁矣遇與不遇未可知然世恩已入山去荊門二百里似難遽撤到宜二十二日臣又因賊勢西奔更防轉折調該撫兵一枝前來合處咨末又言其與歸一帶近報寂然前遣剿零之兵見在何處所作何事貴院何無探報相聞如果彼處無賊不宜糜兵滋擾本閣部居中四顧止能調度大都至於呼吸變化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貴院從實相告本閣部無不聽從何可一日無探報也二十六日該撫又咨蒙調楚兵到襄葉遵令馳名三千一大枝來第先奉夾剿零股之檄各將士爭赴入山楊世恩羅安邦連珠進遶安又過洋坪似已到猴兒洞

陳治聯絡縣漳河口而進前哨已往鹿坪茅坪等處俱已
路遠一時不得撤回但陳楊二營今年屢調惟羅營少歇
可以隨征此番入襄必算前往合無飛調羅安邦計程自
山中出抵襄須九日爲速而往調又兩日鑿糧又一二日
如能投於轅門之下等因二十七日臣孫水路上均州相
隔興歸益遠至十二月初一初三日仍有兩次飛檄一爲
蜀撫咨報發兵荆州道來請明示一爲鄖撫塘報曹操在
九龍寨係保康所屬一隻手自興山轉上彝陵等情遍行
知會問而楚撫二十六日之報於初一日到臣舟次內開
職昨奉調羅安邦一枝約其從山中過南漳入襄也今據

報二十四日羅安邦孫祚嵱楊世恩蘇重陽坪兩路深入
約於馬良坪會合是亦剪徃之機相應轉報又至十二日
而飛報急援之咨至矣內據楊世恩羅安邦報稱十一月
二十九日追至香油坪離興山縣四十里賊多兵寡自辰
與賊對敵官兵奮勇斬賊級數百顆俟奏凱查明稟報外
忽至午時死賊老營精兵盡來四出重圍勢在危急請速
檄星夜疾發援兵孫彝陵興山速進香油坪應援乞勒時
疾進迫切再乞移咨鄖部發各路兵進等情該撫鄖欲將
朱化龍譚文川箄兵二千從南漳發去救援臣計需臣文
到三日收拾行糧二日再徃南漳十日方抵興山則距楊

羅二將告急之期業已一月賊情變幻已久何能有及於
事徒空勞此往返耳且二將原請救援彝陵與山速進
香油坪則彼中路便可知查彝陵有川將王之綸孫逢聖
衛嘉增譚詣羅文垣等兵共四千陸續報到本閣部先行
王孫衛三將剿興歸之賊後檄王羅前來剿興歸之賊今
不拘何將見在興歸者催督勇進即可解香油之圍轉為
功之勢此在荊州道當便宜鼓銳王同知當監紀隨營等
因飛檄去後又差官張應元齎捧旗牌杜邦寧懸賞花幣
再委僉事孔貞會前去監軍絡繹奔走於道而今據報初
十日兵潰十二日求援於臣其不相及已久矣竊臣奉命

督師救民水火若使與歸山中任賊焚殺漠不關情孰非
吾民而忍坐視如是是以飛檄發兵萬不容已計算楚撫
有兵九千先以七千遮當一面沅撫有兵三千先以二千
合川撫之四千滇兵之一千共爲七千亦當一面縱不能
與大賊老營堂堂對壘而出奇制勝剪其夜行晝伏之小
枝亦非難事乃纔一出兵便稱險遠臣卽檄令羅安邦仍
在當陽截殺楊世恩分兵宜城駐防該撫果依此議當於
十六七撤兵安得有二十四深入之事及臣再調一枝入
襄該撫業以羅安邦應矣如其果依此議當於二十三四
撤兵亦安得有二十九日被圍之事繇此觀之臣雖一檄

進兵而再檄撤調楊世恩羅安邦俱在撤調之中原未驅
其必入強以不能也乃該撫屢咨屢札極言地勢險遠僅
能入至洋坪萬萬不可再過過此則有損無利何其見之
甚明言之甚切而又不能决斷之歟查兩將中有十二月
初四日之揭歸怨楊世恩執拗不聽其言陷於無糧無援
之地然則安邦亦見之明言之切而何不從撫臣之撤調
來襄也天乎人乎誰實爲此首執其咎臣不敢辭第思有
衆七千而不一用再用何兵州縣三徙而不急圖再圖何
賊而臣既已居中四顧合節甚難當行當止咨撫臣從實
相告且兩次撤調酬答甚明是則臣與撫臣各有應得之

罪謹俱不敢辭也伏祈皇上鑒明一面重加處置一面嚴
敕撫臣從頭收拾務塈新規其楊世恩羅安邦容臣查明
下落併沅川諸將於某月日到信曾否應援是誰觀望逼
查明確另行議擬謹請聖裁施行

叅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楚師敗衂竟無
救援方孔炤明係玩愒失機着革了職錦衣衛拏解來
京究問員缺即日就近推補其二將下落詳查具奏傷
亡將士一面措銀賞䘏掩埋致祭再確查失援先逃者
去斬軍前不得姑息宮軍失利鄖亦不得辭責且戴罪
辦賊自贖失事情形還著監軍御史詳查速奏不許徇
縱取咎楚軍作何增調將領作何推補兵部即日議奏
該衙門知道

微臣一身兼顧大剿兵力不敷疏

竊臣受命討賊仰體聖心焦勞極知兵力之單不敢多言

調募誠慮一調募間而餉無所出殷憂愈難言也茲者楚兵失利雖在深山賊勢若張即走彝陵當陽皆去荊州不遠親藩重地臣切戰兢首檄楚偏二撫先以川兵二千沅兵二千滇兵一千護守荊郡再移督理監臣亟發孫應元馬得功騎兵一千四百佐之監臣以爲未足又調張一龍九百馳往計旬日之間確有馬步七千三百馳護藩封庶可萬萬無虞矣其川兵尚有二千臣檄一千駐彝陵一千駐當陽既聞羅文垣一千未曾出峽即將譚文一千已到均州者發回補之而楚撫僅有龍營之二千駐控荊門鰓鰓以陵寢門戸爲慮臣不得巳又將刀明忠之兵前趨發

去南陽者今分一千駐宜城一千駐襄陽與之聯絡犄角督臣羣龔繼忠之兵前題發往光固者急調從信陽邢天取道商固先顧根本計目前可調之兵大畧盡於是矣臣頃撥鎮筸州帶馬步標兵僅僅五百調到川算二千今又分發一千從不敢擁兵自衞爲一身謀而躊躇三月審顧情形覺非厚集兵力痛剿一番萬萬不可必行痛剿益仍因循局面延誤日月更萬萬不可討邊兵臣不敢調調到亦難入山止備平地衝殺則禁旅遼兵與大同之兵亦自足用惟大調川兵算兵勢不容已無可調者兼之以募道里附近往返非艱食餉雖優三人纔抵邊騎一人之數事

寧夏邊不費多資土司不敢輕動事關迫切臣已一面舉
行一面仍請明旨惟恐剿餉難繼結局難期有覬議論紛
紛當事不肯擔荷而其實楚餉久盡謹再補牘一案督餉
巡撫諸臣諄諄咨會欲臣具題已久固非臣愚一人敢割
今日之議也臣謹另本具題仰請聖裁至臣孑然一身四
顧諸賊莫適所向前月二十七日移鎮均州至今甫及一
月節據巡撫方孔炤報十一月二十八日楚兵在臨城南
龍寨斬賊二百一十六顆監軍劉正衡報十一月二十六
日豫兵在光山八里畈殺賊一千四十六軀十二月初八
日淮兵在商城雒山寨殺賊五百三十四軀皖兵在商城

至河口殺賊九百五十一人割級一百一十二顆此皆蘄
左之賊其勢已衰又據四川巡撫邵捷春報十一月二十
七日蜀兵在大寧高家營擒斬三千有奇得獲馬騾婦女
無數云係過天星老大囚之賊一股罄盡又據商雒道邊
營副將李國奇趙大胤等報十二月二十三日督撫兵到
興安即發解文英張一貫周仲成等前赴紫陽堵隘口十
四日會發賀人龍李國奇鄭嘉棟趙大胤等入山進剿破
賊三營十五日黎明大戰至暮收兵等情此乃張賊夾股
臣調兵三省期會難齊督辦船糧泝流甚苦止欲躬親馳
赴決策當機忽爾楚兵失利賊近親藩臣不能西顧又趨

下襄陽就近彈壓調度去矣噫臣乃今而後知兵力之單
不敢多言調募雖是體國苦心實非辦賊道理即今調募
已憾其遲另本錢糧祈恩速議臣大馬駑鈍竭歷奔馳顧
此失彼有難周到雖罪死不敢辭然猶乞聖明鑒知此心
不敢不嘔盡一腔之血也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覽奏朕知道了
調川箪各兵卿便宜行賀人龍等剿賊情形著該巡按
御史確查速奏該部知道

奏聞下情仰祈聖鑒疏

竊臣大馬拜違聖顏將及半載勾當剿務未遂成功晨
勝𢘽怖憂煎夜以繼日思惟勝算博訪𠷈人冀得一當以

報成命少慰聖心而不期臣才短福薄尚未遂能如願也

顧此半載間臣心神虛耗精力減少形體支離居然老病

之至臣猶十分勉自支撐不敢停滯文書有機事惟眼

目昏暗去夏已然延今更甚每日未申以後辨字點畫不

真至於暮夜非指頂以上幾不能見傳臣長子山松來侍

臣側比至均州詢問臣妻尹氏扶柩山中尚未歸土兼臣

三子山䅶年僅十齡教養無恃臣至襄陽隨遣暫歸換臣

次子山梓來至臣所此臣軍旅之中羈孤之際不得不令

此二子者遞到軍中早暮相依如遇緊急軍情不時報到

暫可代臣開函爲臣朗誦稍一緩急須人赴湯蹈火俱不

敢辭有時愁苦至極骨肉情話相慰片時如是而已臣長子年十有七次子年十有六往來短衣匹馬信宿旅店之中買飯食用今在臣所從不敢寸步出門但臣身在行間相隨左右原與宦邸關防有異一段犬馬下情委非得已不敢不具奏聞伏惟聖慈垂察

崇禎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卿奏具知道了該部知道

大將遠剿關係匪輕疏

竊臣連日具奏獻賊剿奔情形又將陝西督撫塘報轉達兵部似乎擒斬逋寇已在目中而未敢必也先是本月十四日總兵左良玉塘報未到臣飛檄問言我兵有酒河絢

坪之捷窮寇有四川太平之逋本閣部匡衍襄陽道之稟自一龍之報而將軍並無一紙相聞其事之虛實捷之多寡本閣部何繇取信以入告主上仰慰憂勤也且又聞官兵與回興安探賊再圖後舉只此一回不知去賊若干之遠縱賊如詐猖狂而我將軍再進提兵若干確繇何路及賊何時殲賊何術將軍自行乎抑遣將往乎本閣部不欲遥度中制而問將軍將軍其悉心以告毋有所隱今曹過諸股求降亦甚陸梁將軍之計一彼一此孰後孰先果有制勝奇籌本閣部虛已以聽無一毫之自用也檄到太刻回復望之望之等因去後至十六日而塘報始到詳枸坪

之提又詳城口之逋臣方信忽疑括入前奏上聞訖昨者
十九日又得夏玉十一日之稟言發兵入蜀欲取道漢陰
西鄉臣更以爲疑於二十日早再飛一檄爲據報賊情不
一亟宜審機分剿事内開賊奔川界據襄陽道閻止月初
十日稟報已有折回乾沙壩吉家莊情形郎秦中督撫初
二日塘報亦言太平長茅毛峪三處皆有川將以擬先事
之防而羅帥復連蜀師協圖抄擊秦督秦撫分剿西紫高
趨兩界扼衛堵剿則賊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矣今
據左鎮十一日之稟擬於十二十三十五等日發兵攻從
漢陰西鄉一路入川則西太兵多紫興兵少萬一疏從[illegible]

跋折回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用何兵堵之即不然而入川已深直走大寧大昌出巫山等處與曹過合股我之大將雄師尾追其後趕賊入楚成何計謀依本閣部之意秦督提兵入川如剿殺闖將故事而秦撫兵堵西紫我兵仍堵興平此爲正著量遣偏將領兵三千入蜀追剿此爲奇著如探賊未遠仍奔秦地則奇正兩收其功倘探賊已遠我之正兵徑繇平利回堵竹谿而鄖均糧運俱達竹山之南二十里可以輓輸無缺是又一分剿之局也秦督入川本閣部已經屢飭我兵分兵奇正思之既久以爲大將在軍必有長策故前止於檄問而今乃暢言之審酌賊勢軍

機似非如此不可合飭該鎮即將入川將領兵丁先行酌
定取路前發一面會文陝撫查前解發買糧銀二萬五千
兩於內撥發若干令該營帶去預備缺乏買用本閣部仍
另委官押餉前來監紀接濟其該鎮留兵若干駐堵何處
是否如本閣部之議火速飛報以憑接運糧料施行等因
寫完待發間適南陽道向鼎從灘上來見臣臣與促膝細
商亦以此檄爲是蓋鼎川人尤熟知川中用兵方畧者也
臣復念兵分奇正大帥所止自有監軍道隨之若奇兵一
枝遠趨蜀道豈容無一監紀之官而在臣所者大計處分
一綱而藎另行取用俱遠未來惟有汝州同知張令閣原

係生員授例選授此官臣取到賞功觀其才識老練操履
淸端堪以任用因牌委帶餉前去監營而州同卑秩不甚
彈壓兵丁繩紀律又可慮也查本官資格俸期將及陞
轉而汝州前任同知劉斌陞霑益知州又涿州同知張昰
擢陞九江府判例亦堪援臣愚請敕吏部加一通判職銜
添註鄖襄二府不支官食俸但監紀行營是於四顧無人
之時而追求一臂之助有必不得已者也其大帥進止與
偏裨不同獻逆勢已孤窮曹過未經一創不得不審圖兼
顧臣之拙算如此伏祈聖明垂鑒仍將張令聞加銜一節
敕部速覆施行

崇禎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奉聖旨這調度鎮臣發兵入川及留兵駐堵機宜朕知道了張令聞吏部作速議覆

特請褒卹文武四臣疏

竊臣奉命馳至軍中原欲以死扶傷激揚忠義爲第一事而不意治兵轉餉諸務艱繁拮据盡瘁踰冬涉春未能亟舉亦惟時日少積聽睹未真臣乃今而後能類言文武四臣死事之烈乞恩於我皇上破格褒嘉優與廕襲於以旌揚既往鼓勸方來所關非小也臣查得穀城知縣阮之鈿筮仕之初已在張獻忠入城之後初猶陽順陰逆久之種種不法之鈿苦口勸阻賊甚恨之肆其凌侮日月有加之鈿自知不免憂鬱成病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illegible]

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譽長左正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八日獻忠圖叛之鈿服毒求死氣猶未絕獻忠令馬元利索印之鈿搖首不許有小賊執刀亂砍之鈿當時氣絕家人始出印與之賊放火燒其衙舍並屍骨俱為灰燼此之鈿死事本末也房縣知縣郝景春以阮道之意聯絡羅汝才自貴黑雲祥單騎至營推誠感動定盟約畫疆界雖鷹眼猶存而鳩形漸化調劑備極苦心自張獻忠破穀城走房縣大隊圍城城中兵寥寥二百餘景春屬其老弱督兵城上次子生員鳴鸞督兵城下且擊且守相持五

晝夜大砲抵擊及火油燒挖城賊死傷數百又甃獻忠所乘之馬賊恨切齒圍城數十重矢砲交加景春鼓勵如昨指揮張三錫忽開北門揖羅汝才獻忠相繼入誘降景春與其子嗚𪈝義僕陳宜罵不絕口遂父子同時遇害陳宜亦死焉此五月二十九日景春死事本末也豫將羅岱先賊未撫時頻與賊戰射中眉心賊深恨之今獻賊眉心有箭痕在及同左兵進剿自穀向房深山鳥道將士披藤援樹越崖穿澗戰馬墜跌裹糧俱盡賊初堅竹山遁去岱奮臂一呼率兵至前至連三坡逼賊不已賊伏山徑中突出岱登高拔箭應弦射倒十數輩卒被獲嚼割之報中眉之

恨焉此岱死事本末也東將王修政隨總兵陳洪範自新野走唐縣剿射革等賊勇奮不可當賊奔三山修政追殺五十里越深溝四道賊精兵回戰又大創之修政乘勝不顧追奔十餘里躍馬再過橫溝泥深馬陷群賊圍繞刺之修政猶手刃十餘人而死此修政死事本末也四臣之中吳春修政臣不識面若之錮初選穀城以條議干臣臣雅相器重即爲轉奏上聞而不幸不申其用羅岱先爲把總臣遣之出擊斬强寇奪私販爲闖門小試奇功自是而後剿賊秦楚之間稱豫將第一岱死而豫兵不振亦猶修政死而東兵不振陳洪範奄奄如瘁人今避士類能言之聞

鼓聲而思將帥夫何可多得也臣昔在中樞痛心死事每
恨爲督撫者不與速旌須子弟家人陳乞爲費甚大與吏
部司封爭文臣職掌引先朝楊博奏同知得贈叅議知縣
縣丞主簿訓導監生得贈寺丞且均得廕子入監以請定
優恤而武臣資格分別等差尤爲明白今身在軍中感遺
黎故卒流涕欷歔爲臣言四臣如此不敢不特疏祈恩將
阮之鈿郝景春各追贈四品以上官仍各加廕子建祠致
祭其景春子僕得從祀其祠羅岱王修政查生前實職建
有奇功得褒三等廕二等之例各與延世之典斯萬世臣
子忠義爲昭而一時將吏鼓舞無盡此臣治軍以來第一

欽事今日始完其大者仰祈聖鑒敕下兵部卽日題覆施
行至四臣而外尚有淹沒疑似者不能偏及不無有待日
久論定撫按諸臣爲之補遺也
崇禎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奉聖旨該部覈議卽日具覆

覆遵旨按月奏報疏

據鄖襄監軍道僉事張克儉呈據襄陽府呈蒙本道憲牌
奉臣劄付准兵部咨內稱河南巡按高名衡題爲遵旨按
月奏報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該部看得萬年
策孔貞會曾否專主撫賊以誤理臣應聽輔臣覆查明確
請敕處分若理臣熊文燦以撫自愚以撫自誤業已屢奉

嚴旨不俟臣部之再行糾參矣等因奉聖旨熊文燦已有
旨了萬年策孔貞會俟督師確查奏奪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閣部請煩查照
明旨內事理欽遵施行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備劄仰道照
依明旨內事理卽查萬年策孔貞會曾否專主撫議以誤
理院作速查確詳報以憑覆覈具題施行等因奉此爲照
逆賊張獻忠曾駐穀城凡一切議撫機宜該府廳聞見最
悉今萬年策孔貞會奉有確查之旨合行查議爲此備牌
仰府官吏照依明旨內事理卽查萬年策孔貞會曾否專
主議撫以誤理院作速會同各廳確查明白限五日詳道

轉詳等因奉此遵依備牒本府捕糧理刑二廳並移萬孔二監軍確查去後今准監軍萬年策回稱爲照逆賊張獻忠之陷穀城一時當事者之議撫事本廳時在舞陽奉旨管事雖聞其畧然而年月顚末則不能悉其詳也准移確因查逆叛張獻忠係十年十二月內跡鍾家灘南渡屯駐白沙至十一年正月內陷穀城三月內議撫事九月內張監軍道入營安撫若本廳之奉旨赴總理軍前則十一月之十九日也夫議撫事必在賊未嘗撫之先而專主撫議又必在撫事未有定著之際本廳到軍前張逆之據穀城將及一年張監軍入營已經兩月本廳從何而議之從何

而尊王也但以撫賊之期與本廳到軍前之期一稽査之
則自難逃於貴府之洞燭矣等因又准監軍孔貞會回稱
竊照職原任汝寧府捕盜通判催平土寇數萬亦未議撫
一人崇禎十一年二月蒙總理部院取赴軍前監軍調取
滇兵三月奉旨管固始縣事蒙理院題允監軍四月始
離汝寧任單率滇兵一旅追剿任寇東奔地徧楚豫江淮
時歷秋冬春夏逐月申報皆屬剿功理院駐襄職在行間
一切追剿槩奉憲令從事職何人斯而敢以撫誤理院乎
張獻忠之撫在職未監軍之先射塌顛革里左金老回諸
賊乃職同分巡汝南道宋僉事屢挫於黃麻光固等處九

家之撫職隔在千里之外並未嘗王撫一賊此皆有塘報
奏報屢經部覆勘敘年月可查而非敢爲飾說以幾倖免
者然職分任監軍未能全收勦功代爲理院認罪何辭等
因各回到府准此該本府知府王承曾查看得流寇本吾
赤子弄兵於潢池固無盡殲之理勦撫並用事勢必然顧
所以撫者解散安插使之復爲良民斯則善矣至如逆賊
張獻忠破城據地以要我必撫及其既撫則質官衙上權
脫打糧掳入開採我不惜割餉數萬以啖之而焚刦殺人
如故究竟斵突狼奔並九營而颺去使我奔命未有息肩
之期眞所謂聚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者也惟是張賊

以十年十二月渡河十一年正月攻陷穀城三月內撫議成九月內張監軍入營爲所拘留而萬同知於十一月始奉命至總理軍前其時張賊受撫已九閱月張監軍之被質亦踰兩月矣若孔通判當撫賊之日正在河南奉旨管固始縣之時續又捧檄監軍率兵剿賊馳驅於呉頭楚尾江淮汝潁之間去穀皆在千里之外直至十二年四月方始抵襄而張賊以五月離穀城軍中計畫未嘗與知是則專主撫議以誤總理似別有其人而以歸之萬同知孔通判者或皆出於風聞之誤耳等因詳道據此該本道僉事張克儉看得論人者須覈其在局中在局外以定其是非

言事者必稽其是何日是何年以究其顛末今查萬年策孔貞會專主撫議以誤總理亦惟確覈當日撫局二臣果否身在事中並逆賊之撫以何日叛以何日而二臣之案可定矣據該府查得逆獻以十年十二月渡河十一年正月攻陷穀城三月內撫議成九月內張大經爲所刼留而萬年策十一月始至樊襄是未嘗身在局中也孔貞會原係汝寧通判以十一年二月蒙總理調赴軍前三月有調取滇兵之役四月追剿任寇於楚豫江淮去襄鄖千有餘里局中撫議何得與聞一考其時一稽其地是二臣原未嘗專主撫議了了分明不得以從賊復叛而坐之二臣矣

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嗣昌看得萬年策孔貞會主撫一事臣前行帶管監軍襄陽道臣宋一鶴查之該道遊往興安不及回覆今回覆者新監軍道張克儉據知府王承曾之詳也此二臣受事在後始末殊有未諳臣思前任中樞今再追憶其槩孔貞會初赴軍前調取滇兵曾至穀城一入獻忠之營具有文報在部何必諱言然一入營而去監軍吳楚頗奏多功謂之專主撫事宜貞會之不任受也而萬年策原未入營無關撫字又寧容以專主坐乎按臣高名衡移揭於臣謂年策監陳洪範軍過天星將叛猶遣馬廷贇徐啓祚將百二十人佐之俱被挾去以此為年策罪不

知陳洪範之爲人愚而自用非止一端其遺坐營史大勛與監軍張大經同入獻賊之營至今未出豈亦年策爲之而過天星之將叛也洪範原欲身入其營豈止遣廷實輩乃廷資今在鄖陽見領步兵亦未覓被擄去則按臣所不知而迄今談撫局者猶追憾曰卲起坐王國寧營故國寧不動使洪範坐惠登相營登相亦必不動登相即過天星也府臣之詳曰專主撫議以誤總理似別有其人夫何人哉文則張大經武則陳洪範其事爲最著而兩人之外明有能在困臨有侯弘文亦人所共知推原其始則麻城乙撫遁而之官潭官潭再驁徙而之穀邑此諸人者初亦本

出於熱腸中則聞昏於利欲而不知其究竟决裂至於是也臣承確查之旨不敢徒徇耳目隱以所知謹據實回奏伏祈聖裁施行

崇禎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萬年策孔貞會俱另有旨了張大經陳洪範撫賊决裂事情卿還逐一詳察㕘奏該部知道

鄖襄府佐缺員疏

竊照鄖襄用兵水陸運餉為第一艱難之事非其人不能料理得其人而不補以鄖襄之官抑猶不便責成也臣查鄖陽府同知涂必遷襄陽府同知楊正荃通判徐志進或以計處或因寇陷皆懸缺待補之官而鄖陽轉運二竹襄

陽分運穀淳有一刻難緩之事臣諮訪其人堪以就近調取一面委署者無如內鄉縣知縣艾毓初治邑九年飽經滄患艱難困苦實備嘗之委署襄陽府同知管穀城縣路簡家坪壽陽坪之運臣已取到受事矣此河南撫按交章題補南陽府同知聽候部覆而臣今因事急移之襄陽非創識也次則應山縣知縣徐起元臣訪之新舊撫臣方孔炤宋一鶴暨按臣林銘球皆亟稱其材本官前令保康諳鄖陽熟路臣方行檄取至則委署鄖陽府同知專管竹山竹谿運務是必能勝其任者至鄖治臣王鰲永回覆臣咨舉五人焉曰岳州府推官陶宗孔彝陵州知州楊元瀛松

滋縣知縣過周屏遠安縣知縣周乃浹洵陽縣知縣姚世
雍皆敦篤力行可資轉運者查按臣林銘球亦稱陶宗孔
之才臣檄至襄陽與新撫臣會委催岳州南糧運赴彝陵
即督彝陵一路運務不必改官若楊元瀛周乃浹姚世雍
賊犯地方正劇難以輕動惟有過周屏在江南無事之地
臣當取至襄陽署通判事接管南漳一路運糧不容遲也
以上三員在大計應留之數是治行無訾之官而臣據撫
按公評題改同知通判實實擇人任事毫非爲人擇官吏
部或能相諒但中恐有錢糧降級知艾毓初者所治內鄉
原係秦楚豫三省賊衝任來蹂躪七年之久城郭雖在人

民則務從今而後生聚十年或庶幾其有起色而戶部執考成法與尋常一例程逋則萬萬其非治理也臣頃經過鄖襄目擊難民殘喘紛紛流涕哀號求爲奏請蠲賑臣恩恩尚有未暇謹因題補缺員而附及之伏祈聖明垂鑒敕下吏部將艾毓初徐起元過周屏即覆歷補庶便責成任事其陶宗孔俟道完從優歷敘可也

崇禎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奉聖旨吏戶二部即日議覆

慶賀朝日疏

崇禎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恭遇聖駕東郊親行朝日之典臣遠在行間弗獲隨諸臣後蹈履鑾輿華觀殷禮竊不勝

感想金慕之懷洪惟我皇上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方斟玄
醴於昭享帝之忱載秉青圭創舉禋宗之典天子迎小和
之極朔當令節之先至誠與化育相參立覩融祥之應既
時暘之又若何憂雨燠寒風將斂福以覃敷胥納康寧富
壽臣瞻天有素就日方遙願銷兵氣以依光謹擬羽書而
奏賀臣無任忻忭屏營之至

崇禎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奉聖旨覽卿奏賀具見悃誠
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特斬通賊陷城世弁疏

該臣先爲特請褒䘏文武四臣等事內開房縣知縣郝景
春殉節指揮張三錫開門揖賊等因具題候旨間資得指

揮張三錫同監鄖陽道行知府萬善華於二月十七日具
招解到臣面審三錫世受朝廷豢養與同知縣守城既不
聞一矢加遺又不能嬰城固禦乃先自從逆開門揖盜歷
歷無詞當日治臣王鰲永奏報賊攻房縣殺戮無遺惟三
錫帶家丁四人同鄖四轎謁客情罪彰著頃者賊營曾隊
李長茂向臣稟討張指揮入營猶徵其暱好之故態有孜
孜難舍者焉是此一弁者雖寸磔不足盡與守之誅湖全
城之命也此事原奉明旨該治按提問擬罪具奏臣因褒
鄖死事痛念此輩逋誅人神憤鬱立請尚方劍斬首梟傳
以彰朝廷大法斷在必行毋容囹圄福堂久偷視息一時

人心頗爲稱快臣刊布示諭遠近聞知或亦足以懲一而儆百也查該弁係世職陷城處斬法應拔黃伏祈聖鑒敕下兵部立案施行

崇禎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奉聖旨覽卿奏逆弁正法具見軍紀朕知道了著該部即揭黃立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八終

曾孫　綸　授梓